

□潘鸣

□宋扬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8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编:郝良
□编辑:郝富成

古镇记忆(外一首)

□曹桦

一棵古榕树
抱紧时光的年轻
一排木板墙
涂满岁月的沧桑
一把锈铜锁
锁住老屋的前世
一把油纸伞
落满往事的尘埃

熟悉的青石板
早已被厚厚的苔藓覆盖
逼仄的丁字街
曾经徘徊多少离合悲欢
檐下的蜘蛛依然在忙碌
只是再也见不到蜻蜓的孩童
惆怅的目光
从残缺陶罐里
翻找儿时的记忆
熟悉的老字号
一个红糖锅盔
才能咬出快乐甜蜜的曾经

◎三亚湾的夹竹桃

不是名伶市花
也没有火焰树如火如荼
微毒是防身的法宝
不弯不曲是不卑不亢的傲骨
看惯太多惊涛骇浪
经历无数风吹雨打
从不献媚,从不争宠
面朝大海,悠闲自在
站在18度北纬线上
垂钓阳光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初次与这样的诗句相逢,心中怦然一动:千余年前,唐朝京都竟是如此浪漫!月夜的幽巷间里,家家户户女人趁着似水清华在院子里捣衣浣洗,笃笃之声如庙堂木鱼悠扬叩啄,应和着此起彼伏的蛙鼓虫鸣。她们是要把滴滴答答的湿衣衫挂起来晒月亮吗?

后来细细品读全诗,才知道读浅了。李太白这首乐府,抒写的是当年长安万千闺妇的离愁别怨。她们的夫君远度边关赴戎机,苦苦的思念与深深的牵挂令妻子夜不成寐。无边月色下,她们抡杵捣布为良人赶制戎装,此起彼落的砧杵声,道不尽闺妇怨恨战乱、渴盼征夫早日归家团圆的声声心语……

记忆中,儿时的川西乡村,母亲们溪边捣衣浣洗的场景又是别样一番情味。

彼时,我们的家园——几户农家和一所村小共同构成的一座大院子,挤挤挨挨团簇在一围郁郁苍翠的竹林盘中。青瓦房、茅草屋、土坯墙掩映其间。紧傍竹林盘,淌着一脉清幽溪水。那是全院人畜饮水源、邻家农耕灌溉渠,也是一院孩儿的母亲们捣衣浣洗的露天场子。

小溪宽不盈丈,蔓草埂上一树婆婆垂柳。柳下不知谁人何时铺嵌几面青石板,半没水中半露面,成了上佳的浣衣台。母亲们才不会月夜捣衣,她们要尽量选择雷火大太阳,赶早浣洗晾晒家人衣物。那时布票紧俏,大人孩子都没有充裕的换穿衣裳,常常是洗了衣裤要急等赶班穿回去的。

于是,逢上响晴天日,母亲们会早早起床,吱呀一声启开木栅门户,各人微斜身姿,腰胯撑着盛满脏衣物的大木盆,不约而同聚集到溪畔。彼此以俚语互道早安,然后裸了脚,高挽衣袖裤腿,用橡皮筋或绢子束好头发,临水分择一席,蹲下去。腰臀绷得紧紧,经年劳作雕琢而成的母体,呈现出乡妇特有的健硕曲线。她们先让木盆沉水浸濡,讲究的会加点米汤浆一浆。然后,一件件衣物铺在青石板上,往里里外外涂抹碎开的菩提子和皂荚片儿。为数不多的泡沫珠子从母亲手指间泛出,朝晖下炫着虹一样的晶光。用天然植物果荚浣洗去污,可以远溯到汉魏六朝。聪慧的古人早就发现某些树木果荚中富含油脂,可作浆洗洁垢的妙用。宋人庄绰《鸡肋篇》中记载:“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即菩提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母亲们当然没读过《鸡肋篇》,但在生活物资短缺的年头,她们个个无师自通,善于巧借诸类山野天物作为替代品,支撑着一个个家庭挺度时艰。她们不仅懂得用植物果荚充替稀有的肥皂,还会趁着时令采掘油麦稗谷葛根一应野生粗粮菜果,搭配食用,弥

补口粮欠缺;能慧眼识别麦冬黄连车前子之类山野异草,煎熬汤药调治家人日常病恙;寻觅秋后芦花穗子野雏菊朵,为家中老小铺设初原拙朴而暗香轻浮的温软枕褥……那时候,每一位乡村母亲都生着一双缝补日子的妙手。生活何处裂开了缝隙,她们就引着长长的针线,去细细地弥合、抚平。

乡人衣服皆久日一换,实在脏得不堪。母亲们除了汲水搓揉,对厚重衣物,必须得用力去“捣”:借助一柄带齿的掌形木槌,一板一眼、瓷瓷实实地捶拍,汗渍污垢方能从缜密纤维的缝隙里一点一点挤压出来。棉麻布衣都是由女人赶街买回糕子、自家烧了柴火汤锅手工濡染缝制,男装一味墨黑黛蓝,女衫多为红苕花一样的俗艳。每次捣洗,衣料总是要褪去一些色素。丝丝缕缕的色痕洒在涟漪里,像宣纸走笔的晕染。因此,所有乡人的衣衫,但凡穿洗到旧时,皆褪败为一袭灰白;曾经的光鲜底色,弥漫如影绰梦渍。

长时间的水边深蹲浣洗,是一件十分辛苦而枯燥乏味的劳作。母亲们除了偶尔缓缓起身,伸伸腰,捶捶腿脚,更多的是借助边捣洗边摆扯闲话舒缓肌体和精神的疲惫。村妇天生善饶舌:谁家男人肚皮大一顿能喝下半盆汤饭,谁家女儿刚满十八就有人上门说人话,谁家新过门的媳妇会在布鞋帮上绣鸳鸯戏水,谁家肥鸡婆能生双黄蛋,谁家一窝猪崽子害了瘟病,聊得有一搭没一搭。抑或见有男人小孩在旁边,突然又压低声音相互神秘地咬几句耳朵,然后抑不住一阵嗤嗤窃笑……话题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一个个却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听上去一团乱麻,每个人却都能随便抽一个头绪,引出蚕儿吐丝般的绵长。起起落落的木槌,为溪畔女人的唠叨絮语敲打着伴奏的节拍。

喋喋不休的水边闲话,让清苦单调的劳顿一下子生出民谣的韵味,变得灵动了,丰富了,有趣了,沉闷友暗就镀上了温暖的亮色。于是乎,长时蜷曲的肢体麻木,奋力抡臂的肌骨酸痛,忙碌之中的挥汗如雨,都被那些琐碎家常的倾诉与倾听淡化了,屏蔽了。溪边捣衣不再是累赘琐事,它成了乡间母亲们苦中求乐的一隅欢场!

捣洗完结,母亲们互相帮衬着,把一件件水湿的长衣短衫使劲拧干,抖索伸展,各自晾晒在长长的竹竿或绳索上。这时辰,日头像刚刚煨好的炉子,一寸一寸炙热上来,风也平地里起了势头。洗涤后的衣衫翩跹招展,像一群精神抖擞、振翅欲飞的大鸟。有一些气息款款从衣物上氤氲开,扑入鼻息。嗅一嗅,是植物油脂的雅逸清香,粗朴醇厚的布衣织缕本色醇香,还透着清凉温润而略带几分苕藻味的溪水芬芳。

五月的风带着麦香在村庄四处飘荡,晒坝成了大战红五月的第二战场。

方方么爸在晒坝里拼起两根高脚条凳,条凳上五花大绑一块石板。方方么爸双手抱了麦秸秆的一头,当他的双臂在空中抡出一个大圆后,“啪——”麦穗重重地撞击在石板上。麦秸秆如同正在艰难分娩的母亲,每一声沉痛的呐喊,都是在争命。麦秸秆的喊痛和初生的麦子的啼哭和根明大伯浑身的力量和方方么爸飞溅的汗水都砸在晒坝上。晒坝默默承受着这一切,晒坝知道这就是自己被庄户人家夯实土基,被水泥抹平地面的终极意义。

晒坝在连枷一次又一次有力地撞击中幸福地笑了。方方么爸和么妈站在晒坝中间。两把连枷高高举起,又重重拍下,“啪嗒——啪嗒——啪嗒——”“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只是歌谣里夫唱妇随的爱情,连枷代替方方么爸和么妈把婚礼上唱不出嘴的情歌补上。晒坝享受这种幸福的撞击,晒坝挺起胸膛,她用被五月的太阳晒得滚烫的身体迎接连枷有力的撞击。在方方么爸和么妈的情歌里,晒坝与连枷同了房……

麦粒是连枷与晒坝的孩子。晒坝在敞开心热的怀抱迎接连枷后,又把温暖的胸膛留给孩子。火热的晒坝要用温暖的胸膛把孩子们稚嫩的身体熨烫坚实。

晒坝把生命的元气都输送给麦子,麦子的身躯温起来,热起来,烫起来。整个晒坝的上空,有看不见的水汽在悄悄升腾。麦子变干了,晒坝变潮了。麦子吸走了晒坝太多的元气,晒坝需要补阳。么妈把麦子一厢一厢扫成垄,地为晒坝腾出空间让晒坝直接接受五月太阳的光和热。不需要太久,晒坝又元气淋漓了,又母性火热了,又可以把火热给予每一个孩子了。

五月的烈日下,平躺在晒坝怀抱中的麦子粒粒金黄,颗颗璀璨,他们终于在晒坝温暖的怀抱中,把自己淬炼成了精灵……

晒坝看着粒粒麦子在风车里水一样地流淌进洗净的化肥口袋时,晒坝已是蓬头垢面一身麦灰。一场及时的雨下下来,晒坝上空弥漫起麦灰有些呛人的气息。雨听见晒坝和自己一起哭了。晒坝的哭声低低的、呜呜的。雨知道,那是辛酸的哭泣,那是欢愉的哭泣!

隔世的梦,

在寨峰村盛开

□静鹤

温柔的春风,包藏着火星儿
一夜之间,点燃寨峰村的万亩桃林
腾腾的火海,怀揣着慈悲
座座农家别墅,浴火重生

阅尽人间冷暖的小鸟按捺不住春心的萌动
情歌陡涨。一浪一浪,漫过热闹的枝头
追着滚滚浓香,满山遍野地奔跑……
我打马闯入这辽阔的粉色情怀
急促的马蹄却被劫后余生的芳草和一串犬吠,绊住。不知所措
姓氏、住址和年月日相继走失
只有蜜蜂们不懈地编织着无法整理的视线
那勤奋的号子声,串起遗落千年的朵朵意象
在三月的掌心酿出生活的,馨香和笑容

一个隔世的梦,便盛开在阳光下,盛开在寨峰村崭新的封面

